

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位在上海某大学工作的陈博士写道:“不得不退票,今年只能遥望”。我知道他的父母在外地,显然今年不能带妻子儿女回老家与父母一起过团圆年了。有位在西安做外语导游的朋友,是我大前年带“上海国际写作计划”的外国作家访问西安时认识的。疫情对涉外旅游业影响甚大,所以他这一年发的图文与自己的行业多半没有什么关系,比如秀鬼步舞和健身操之类。他在朋友圈也早早发出通告:“就地过年开启模式”,照片是一杯啤酒和简单的下酒菜。但我相信,真的过年时会比较丰盛的,因为他常常自赞买的股票涨停。看来就地过年是今年一大趋势,在境外变异或未变异的新冠病毒通过不同载体无孔不入的险情下,唯有严加防备,各种设限,攻防兼施,才是不得不为的两全之策。

中国历法自现代以来有公历和农历之分。农历新年一般晚于公历新年一月左右,今年辛丑年的初一比元旦晚了整整42天。由于两个历法兼用,所以现代中国人都过两个年。在我青年时代,由于援藏支教,有两年不能回上海与母亲妻儿团聚,便在拉萨“就地过年”,即入乡随俗过藏历年。因为我们住三人一间的平房,没有灶具制作年夜饭,所谓过藏历年也只是意思意思,无非是逛逛林卡而已。热情的藏族同胞会邀我们坐到他们临时搭在空地上的帐篷里,请我们坐在卡垫上喝杯酥油茶,互相祝福问候。藏历年与农历年时间相当接近,据说是

参照唐朝文成公主带去的历法修订过的。今年的藏历新年与农历春节恰好始于同一天。虽然现代中国人可以过两个新年,但在习惯上大家更重视传统的新年。我出生在霞飞路(淮海路)口的一条新式里弄内,虽然离开十里洋场仅几步之遥,但从小到大的都

就地过年,线上线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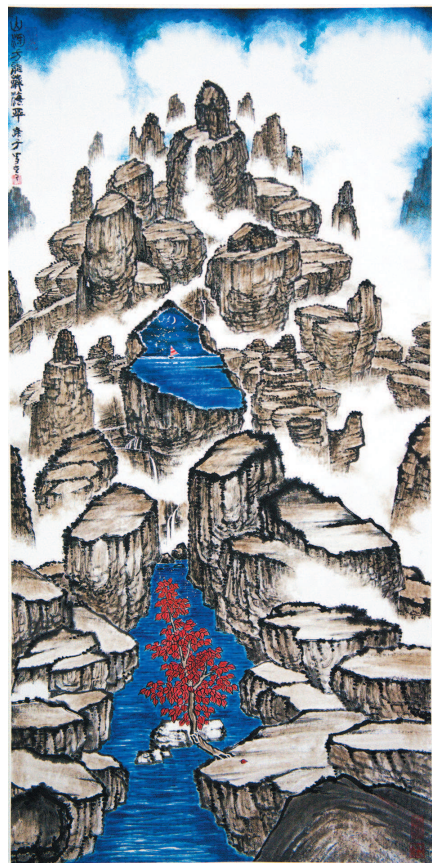
王纪人

是农历年。从我记事起,每年临近年末,大人忙着采购年货,小孩也要象征性地掸檐尘,做八宝饭。最忙碌的总是母亲,除了总指挥,还亲自下厨。到了除夕夜,一家人按辈分大小先后叩头祭祖,然后其乐融融地围坐在八仙桌旁吃年夜饭,第一箸总是由父亲先手,然后大家开吃。那时餐桌上没有转盘,一般只能在近处下箸,不能远距离兼菜,这些都是基本的礼数。吃到一定时候,母亲会把菜碗调整一下。饭毕,听听收音机里蒋月泉唱的评弹《宝玉夜探》和姚慕双周柏春唱滑稽。平时偶尔收听听的朱瘦竹讲鬼故事,年三十和新年新世纪电台是不安排的。听完节目食也消了一大半,便洗洗睡了。

早晨起床,母亲就会让我们穿上新衣服。早饭后向父母叩头拜年,感谢双亲的养育之恩,父母会给压岁钱。已经出嫁的大姐同大姐夫大年初一会回来省亲,送上礼物,留下来吃

团圆饭。到初二、初三,父母双方的亲朋好友会来拜年,直到初五初六还络绎不绝。如果不留饭,至少也要让客人吃了点心再走。父母也会带我们走亲戚拜年,住在迈尔西爱路(茂名南路)上的外婆家是必去的。正月半吃了元宵,年才算真正过完。正如宋代一位和尚有诗云:“今朝正月半,万物尽更新”。在万象更新的日子里,我们已经早早背了书包上学堂,俗称“收骨头”去了。小孩就在年复一年的过年中长大成人,并在代际传承中随时代的变迁除旧布新地轮回。所以过年不仅有亲情团聚,有吃喝玩乐,有人来人往的热闹,更有礼数的潜移默化,人的成长,藤藤瓜瓜庭庭的繁衍,以及国泰民安的期盼。

可见过年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。城市化使几亿人离乡求职谋生,每年春节前大多数会返回老家过年,因此近三十年来春运成为每年有数亿人参演的连续剧般的大片。鉴于今年多地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,有关职能部门对返乡人员出台了返乡前后几项限定。只有这样,才能保障公众过个健康平安的年。我在文章开头引述两位朋友不再返乡而在原地过年的决定,不失为明智之举。既然是原地过年,除夕夜的年夜饭还是要在线下不折不扣地进行到底的,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小家。而在线上可向父母亲友实时播出,互诉衷肠,问候致意。这与我曾经连续两年在藏地就地过年相比,已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

山深藏海平

(中国画)

罗青

天空究竟有多大

简平

20年前,我搬到现在居住的这个小社区后,心里一直就没安定过。人是常常只顾眼前的,当初选这个小区,是因为我看到了硕大的天空,由于小区这边没有高楼大厦,东边是部队低矮的营房,西边和北边是停车场、建材市场,而南面正对着我书房的六层楼则隔着一段距离,因此,天空宽广而辽阔,这是让人欣喜的。

直到入住之后,方知短视是怎样不堪。整整20年来,我始终生活在一个大工地里,东面才盖起一栋栋大楼,北边又开始施工了,而每每得知一处要动工时,心里总是七上八下。我家在小区的西侧,东面的变化毕竟没有太多的影响,可我北阳台的对面也是盖起二三十层的楼房,那我也便不再拥有开阔的北部天空了。多少的担忧之后,方知建的是一所中学,而直接面对我家的是一幢三层的教学楼,还有一片绿化隔离带,这才吁出一口大气。我从四楼的北阳台望出去,还是有着一大片天空的。我觉得现在都市里的那么多人老是焦虑、紧张,这与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看不到天空有很大的关系。打开的天空就是我们打开的心灵,打开的胸怀,打开的视野。

这么多年来,西边的停车场不知打扰了我多少的好梦,每天凌晨四点,一家单位的班车开始出发,马达的启动声刺破寂静的夜空,震耳欲聋,连大地都在颤抖,可是,我却忍受了下来,因为它虽然破坏了宁谧的清晨,但没有遮蔽天空,没有遮蔽绚丽的霞光。我明白了,自己是如此钟情于天空,唯一有一大片一大的天空才能使我安心守神。只是应该预料到的我却置若罔闻,事实上,随着地铁不断地延伸,便捷的交通总有一天会将这个单位使用的停车场关闭。果然,这一天到来了。

我惴惴不安,我希望被关闭的停车场不要成为炙手可热的楼盘。但是,当我看到公告中说这里将矗立起五栋八层、一栋二十五层高楼时,我知道我的希望落空了。短短的时间里,几乎日夜施工的工地上,楼房一天一天、一层一层地在抬升,终至我书房窗前的那片完整的天空被全部蚕食。我充满了忧伤,失去天空的逼仄的空间让我感到深刻的窒息。我宁愿放下窗帘,也不想再看到没有天空的窗外。

那天,忽然听见飞机的轰鸣声。以前,我只要抬头,就可看到空中飞速掠过的飞机,它们会拉出长长的白色尾烟,即使飞机早已没了踪影,那尾烟却会存留好长时间,并且慢慢地变幻着,如同白云一样幻化出任我可以想象的东西。可是现在,只能闻其声却见不到飞机以及飞机拉出的白色尾烟了。当又有一架飞机飞过时,我禁不住拉起窗帘,顿时,一束光亮扑面而来,而且直直地照进了我的心坎,那个瞬间,我相信自己再次看到了那片硕大的天空。我蓦然感悟到,其实,只要你心里有着天空,那么天空一直就在那里,不会遮蔽,不会消失,而且一直只属于你。人们常问:天空究竟有多大?我想,那取决于你的心,倘若是闭塞的,即便立于无掩无盖的苍穹之下,也很狭小;倘若是敞开的,哪怕只能看到角落一隅的“一线天”,那片天空也是大到无边无际的。你的心有多大,那属于你的天空也就有多大。

这样想着,内心的抑郁一扫而去,心胸随之开阔起来,视域也随之拓展开来。不管怎样,一切皆是有失有得,20年的大工地生活结束了,尘埃落定,从此可以安下心来,而原本广阔的天空依然还在,新的高楼大厦里一定也有众多像我这样喜欢一览无余的天空的人们,我愿借助你们的眼睛,当然,我更会以自己的心灵,去追随永恒硕大的那片天空。

苏轼有词句: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悲欢离合。而我发现:草有绿黄荣枯之别,人亦有忧乐顺厄之殊,据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“草情即人情”呢?

春时,草是鲜嫩的,新芽初露,颜色也是偏嫩嫩的绿,此时的它是最清新娇弱的,一如月牙儿初上,婴儿们新生,会让人心生万般怜爱。而到树荫如盖的盛夏,已不是二月时的“草长莺飞”了,而简直是万草葳蕤,一派棵棵茎健而叶肥的繁茂景象。秋草呢,自然绿意更浓、更深,只是在秋虫、秋鸟的啁啾、哀鸣中也日渐会有越来越盛的寒凉和肃杀向它袭来,而不要了几朝秋霜的侵袭它就会彻底地衰萎下来,像一个年老力衰的老人,一跤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。至冬天,一地枯黄委顿,荒草如烟,此时它们会用

偃首翻腰的舞蹈和凄厉的寒风展开最后的决斗。这时它们知道如果有一把火,它们就会把一片一片的火海作为礼物热情地献给冬天。它“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”,可以说渺小平凡至极。而它又是苍弘的碧血、屈原的化身,挺拔,也像极了一个人此生的人生境遇。比如谁也有生老病死,穷达忧乐,潮起潮落是自然,起起伏伏是人生,谁都无法否认这个“常理”。因此我们又完全可以说,我这个“两足动物”,若换个角度看也不正是一株“有根无足”的草吗?所以法国的帕斯卡尔便坦率地说: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而在曹雪芹眼里,那个荣国府里的大美人林黛玉原本则是“绛珠仙草”变来的。也正是因为草有“人性”,人群中才有不少“爱草之人”,比如屈原爱“香草”,苏轼喜欢“芳草”,白居易赞美“离离原上草”,韦应物也高唱:“独怜幽草涧边生”。(《滁州西涧》)他们写草的文字其实也多是在借草写人,写人的坚强、离别之情、乡思、高洁的心性、奉献的情怀等等。

在那些写草的诗文中,我个人也许更喜欢韩愈的这些描写:“新年都未有芳华,二月初惊见草芽。”(《春雪》)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时间回复,如同在大街上相遇,你没有和他打招呼一样。有时候是没有看见,所以没有点赞,有时候是忙,忘记回复,大多数时候是不知道回复什么,点赞什么。长期不回复不点赞,那就是天街上擦肩而过,轻一点是陌路人,重一点就成了仇人。有位朋友,就因为人家给前后的人都点了赞,唯独漏掉了他,他就删掉了人家。我也见过天天给我发信息的,发他自己写的什么文章让我看看还是单纯的,有些人竟然发广告,推销字画,推销苹果核桃,也有推销保健品的,更厉害的是推销胭脂红粉,我这么个大老粗,也不配啊。那些发文章让你看的,真实意图不是让你指点好不好,而是以为你有关系,脸面大,可以推荐,其实我也有苦衷,经常遭遇退稿,自保都难啊;

草情即人情
杨 鑫

可以说又伟大不凡至极;它虽“一岁一枯荣”,生命周期短暂到只可以“一春一秋”计,但它又会“春风吹又生”,可经历无数次的死生、荣枯循环,显示出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“野火烧不尽”的旺盛的生命力。因此我们又不得不承认,它也许才是生物界真正的英雄和强者。

草有百态,草有千面,草的荣枯绿黄,偃伏

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(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·其一》)他独怜那远看有青痕、近看无草迹的“草芽儿”,为什么?因为那是一年中最早的“春色”,在他眼里,那也是一年中最好的春色,他觉得它比皇城中“杨柳堆烟”时的“盛春之景”还不知要美过多少倍。其原因全在于,它是春之始、生之始,经过漫漫寒冬的肆虐、侵袭,长时间萧索枯荒的折磨,人们是多么渴望那绿草遍地、鲜花芬芳的春天啊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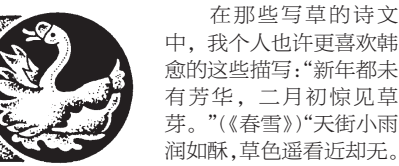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初,我最为敬爱的兄长走了。去年末,我最难割舍的母亲也走了。眼看冬尽春回,而我却心如冰窟,没有阳光,也没有春风。而惊喜也如韩愈,就在我不知如何解救自己的时候,一天在住宅楼的后院我看到了“遥看有色近却无”的一小片草芽儿,它们在夕阳余晖的照拂下是那样的嫩黄清新,仿佛带着一脸胜利的喜悦在向我真切地证明:死亡已去,新生已来。“死者长已矣,生者当自惜。”草犹如此,人胡不堪?我被这初生的小草激励了,鼓舞了,就在那一刻我振奋起来了,一扫那如阴霾覆盖着的抑郁心境,我释然了,解脱了。

也许你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,偶然踏足野外,两眼望去,到处还是一片枯萎衰败之景,而就在眼前土丘的向阳处,忽然一眼瞥见有些许朦朦胧胧的嫩黄色迹,凑近细看,原来是一些新生的草芽儿,不用问,此时你的心情和韩愈、和我不会有两样的。

“草情即人情”,有了草这面镜子,我们对人性的了解是不是会更加丰富、生动、多趣了么?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毒品不能当饭吃,但是微信似乎可以当饭吃,有点像什么呀,就像有些饭店在食物里加入罂粟壳,你不吃饭不行吧?但是你一张口就中毒了,让你不知不觉就上瘾了,吃了一顿还想第二顿。有时候,也不是不知不觉,你虽然知道不好,但是你不用不行,好多人不用微信,几分钟都不行,几分钟就受不了。

所以因为微信,现在是全民生病,生什么病自己都清楚,那就是焦虑,那就是不安,那就是琐碎,久而久之就神经衰弱,无缘无故睡不踏实,思想无法集中。你不要小看这些病,你五脏六腑生病了,可以好好地吃吃药打打针,有些癌症看不到会要人的命,但是这些不是病的病更伤人。想不用微信的人不在少数,但是结果怎么样呢,已经中毒了,还没有那么大功力,就是寺庙里的高僧大德,道行那么深厚,还不是照样在发微信吗?微信不是毒品,但是有些害

处你肯定体验过。首先是读书少了。没有微信的时候,我每天要看不少书,这些书都是业余时间读的,尤其在马桶上读得最多,人在马桶上是最舒服的时候,也是最适合读书的时候,所以往往在马桶上一坐就是大半个小时,有时

候即使不上厕所,也要坐在马桶上去。(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是在马桶上重读的,马尔克斯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全是在马桶上读的。但是现在呢?在马桶上呆的时间更长了,却不读书,上厕所必备的,一是手机,二是手纸。

第二是朋友关系复杂了,有很多关系变得不仅仅是疏远了,而是变得非常紧张了。没有添加好友的时候,大家是相见不如想念,关系显得非常美妙。有一天加了好友,他发了朋友圈你不给他点赞,他给我发了信息你不及

时回复,如同在大街上相遇,你没有和他打招呼一样。有时候是没有看见,所以没有点赞,有时候是忙,忘记回复,大多数时候是不知道回复什么,点赞什么。长期不回复不点赞,那就是天街上擦肩而过,轻一点是陌路人,重一点就成了仇人。有位朋友,就因为人家给前后的人都点了赞,唯独漏掉了他,他就删掉了人家。我也见过天天给我发信息的,发他自己写的什么文章让我看看还是单纯的,有些人竟然发广告,推销字画,推销苹果核桃,也有推销保健品的,更厉害的是推销胭脂红粉,我这么个大老粗,也不配啊。那些发文章让你看的,真实意图不是让你指点好不好,而是以为你有关系,脸面大,可以推荐,其实我也有苦衷,经常遭遇退稿,自保都难啊;

那些推销的,大部分都熟悉,原本在文字间神交,如今在商品里会面,真是尴尬极了。

不说别人,我自己发个朋友圈,如果有人给点赞了,就感恩戴德,人家不给点赞,虽然能够体谅,还是有一点点疏远。关键是大部分点赞,是没有看内容的,为了点赞而点赞,所以经常闹笑话,人家明明发广告,我却献了一朵玫瑰花;人家明明发荣誉证书,我却发了一坨臭粑粑。我实在在话,朋友圈点赞留言有点拍马屁套近乎的意思,长期下去就养成了一种浮夸的畸形的人际关系,犹如大家见面了,又是点头又是哈腰,又是说你厉害啊,你了不起啊,之类种种,把人格都给搞坏了。别把精力都花在研制如何取悦于人。

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明日请看《熟人经济要靠人品》。

责任编辑:杨晓晖

十日谈

“微友”有礼